

# 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对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型塑研究

杨建新,黄晓妹

(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21200)

**[摘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提出,标志着对西方“选举中心主义”民主元叙事的根本性超越,体现了一种具有文明级意义的叙事革命与范式重构。其在时间叙事上实现从瞬时选举到全过程治理的变革,在空间叙事上实现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世界的全覆盖,在主体叙事上实现从选民个体回归人民主体的质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新叙事,以系统性制度创新塑造非对抗性政治的新范式、以整体性价值重塑推动民本民主的当代建构、以精细化日常生活改造推进民主生活的具象化,不仅打破了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更以“持续性、全域性、有效性”为核心,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确证性的中国方案,拓宽了现代性条件下文明多样发展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文明新形态;民主叙事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5)06-0086-10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叙事方式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演化和发展进步。过去人类文明长时间被西式民主的叙事框架所垄断,这种自由主义民主的叙事逻辑将民主简单定义为“选举民主”“多党竞争”“权力制衡”等概念,不仅遮蔽了民主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能,而且正在推行一种真正的文化霸权。与之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sup>[1]29</sup>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首提“全过程民主”的概念。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继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党的理论创新话语,不仅系统凝练了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创新与制度突破,更在政治文明维度上为人类民主形态的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

##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叙事创新与文明意蕴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先进的民主理念、广泛的民主参与、显著的民主绩效给出了世界民主之间的

**[收稿日期]** 2025-06-25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演进、内在逻辑以及战略路径研究”(24MLA00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就业群体党建效能评估及提升路径研究”(24BZZ079)。

**[作者简介]** 杨建新(1971-),男,江苏盐城人,江苏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黄晓妹(1992-),女,安徽巢湖人,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答案。这一“标识性概念”是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高度凝练和科学总结,集中体现了人类民主话语叙事的新变革。作为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叙事,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重构民主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主体维度,正在型塑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形态。

### 1. 民主时间叙事实现从瞬时选举到全过程治理的变革

民主话语叙事一方面描述既定民主政治现实,另一方面通过概念框架塑造现实民主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虚伪面纱下炮制了一整套由“自由”“人权”“平等”等核心概念组成的民主话语体系,用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推销西式文明现代化道路。在时间叙事上,西式民主话语的显著特征在于设定一个民主政治的“神圣时刻”,即周期性选举,在选举期内公民获得了“赋权”的职责,通过选票将自己“人民的权力”递交给政府,使其获得合法性基础。显然,这种时间叙事把民主简单化了,民主仅是一种周期性举行的政治仪式和选举表演,公民参与在非选举期内被大幅度限制和压缩。相比之下,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重构民主的时间维度,打破了西式民主选举周期的桎梏,建立起“持续性参与”的新型时间叙事,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实现了对民主叙事的创新变革。

从理论层面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间叙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代接续和实践升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然政治形态的思想,指明无产阶级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必须打破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时空垄断,建立起由劳动者真正掌握社会时间的权力机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式,并以此为前提开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实践,推动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概念的民主话语叙事体系的逐步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持续性”而非点断式参与的“瞬时性”,即通过“始终在场”的民主实践重构政治时间结构,形成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链条的完整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sup>[2]259</sup>这种将民主价值嵌入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时间辩证法,使民主从一种间断的政治仪式转向制度化参与的持续性治理实践。

从实践层面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间叙事具有贯穿政策全周期的显著制度优势。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3]140</sup>当今世界正在面临日益严重的治理危机,西方多党制国家普遍存在政策连续性中断的问题,资产阶级“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压迫人民、压迫人民”<sup>[4]150</sup>。全过程人民民主则通过五种具体的民主形式,构建了“民意采集—决策协商—执行监督—评估反馈”的完整闭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sup>[1]29</sup>从政策形成阶段的民意吸纳到政策制定环节的多元协商,再到政策执行评估的调整监督,这种“全链条”的网络确保了贯穿政策全周期的民主参与,保证了程序正义和实质民主的动态平衡,使人民意志真正贯穿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各个方面、各个阶段,从而形成与西方“选举间歇期民主休眠”截然不同的时间叙事。譬如,2021年7月,《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的制定和执行,“确定了人民建议‘征集—研究—转化’的管理和运作机制”<sup>[5]</sup>,以立法创新人民建议征集的模式拓展常态化、机制化的人民参与渠道,推动人民建议贯穿民主参与从“前端”到“终端”的

全过程。

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相较于西方的“瞬时选举”,将民主实践从西方四至五年的选举周期扩展到持续参与的治理全过程,将“选举期高峰,间期低谷”的民主参与拓展到全程平稳有序参与,将政党轮替导致政策连贯性断裂转变为长期规划有序衔接,推动民主政治实现从间断性到持续性的时间叙事变革,塑造了政治生活的常态化和发展路径的稳定性。

## 2. 民主空间叙事实现从政治领域到日常生活世界的全覆盖

民主的发展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演进,而是阶级力量在具体空间中的物质化表现。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sup>[6]</sup>民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其形态和性质由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空间组织决定,其运行和发展总是在一定空间中进行。这里的空间既包括政治空间,也包括日常生活空间。日常生活是指社会大众为维持生存和繁衍所进行的具有重复性与经验性的常态活动与关系总和,是普通人“满足吃、喝、住、穿等日常需要”的核心场域,因而它既区别于聚焦微观叙事的“日常生活史”,也不同于记录风俗百态的“社会生活史”。在西方民主叙事中,政治空间是民主唯一活动的领域,其他领域则遵循“看不见的手”的规则指引或受专业原则决定。马克思针对这一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消灭了封建特权,在封建桎梏中解放了市民社会,但是这种政治解放还远远不是人类解放,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使“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sup>[7]46</sup>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叙事正是对这一人类解放理论的创造性回应,以“横向全覆盖”和“纵向全过程”为坐标,通过介入并重构民众的生活情境与实践方式,在最基础的生存层面塑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新形态。

“横向全覆盖”叙事体现在民主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延伸,使民主从“政治权利”拓展至“社会权利”。“真正的民主制”应该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sup>[8]</sup>,而非局限于纯粹的政治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家事—政事—国事”的全链条贯通,推动民主从抽象的政治权利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以基层协商、社区自治、民主恳谈等形式回归日常生活领域。譬如,经济领域较为典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职工借助这一政策渠道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监督管理之中,能够有效保障企业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这些民主实践打破了政治与社会的传统边界,使政治不再是“雾中人”,使“百姓事”成为政治关切,使民主得以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日常机制。此外,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成熟极大强化了民主空间叙事的创新性。民主参与的渠道得以拓展,老百姓不出门就可以“云参与”,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建议的提出和反馈在线上可以轻松完成,有助于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民主认同。这些数字民主实践创造了虚实融合的新型政治空间,极大降低了参与门槛,拓展了民主的物理与虚拟边界。

“纵向全过程”叙事表现为民主程序贯通于政策制定各环节和全过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主程序的贯通表面上是为了体现“人民意志”,实质则是由阶级关系和物质生产方式决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sup>[3]212</sup>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sup>[3]402</sup>,必然按照资本再生产逻辑制定各项政策,这就导致西式民主程序如选举、听证会看似是对外开放,实则政策议程均受到垄断企业、金融资本的媒体控制、经济胁迫,征求意见往往具有“表面功夫”的嫌疑。相反,“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

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sup>[9]</sup>真正的民主必然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而非国家机器的程序游戏。中国“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sup>[10]</sup>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确立,全面消除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对政治过程的操控。这种全链条的民主设计,能够确保决策各阶段不同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从而避免西式民主中利益集团垄断、操纵政治的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叙事创新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它将民主从狭隘的政客活动拓展为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使政治参与交融在经济发展、社会福祉、文化建设之中,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个体权利本位”的民主共同体模式。这种模式更强调集体的“最大公约数”和公共善,为化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导致的社群疏离与认同危机提供了新思路。

### 3. 民主主体叙事实现从选民个体回归人民主体的质变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依靠人民力量来推动,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皈依。通过主体具象化和参与实质化双重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成功剥离了西方民主叙事中抽象的“选民”概念,构建了多元主体全覆盖参与的民主新格局,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对“人民”概念的动态建构,更表现为实践中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赋能,形成了彰显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体叙事范式。

西方叙事中民主的主体是周期性参加选举的“选民”,这种主体叙事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以权利个体本位为依据,其背后折射出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差异和实质不平等。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早已揭示这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人们因所属阶级的差异被划分为“公”和“私”的区别,民主的平等沦为形式上的“政治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则通过历史具体性和社会嵌入性两个维度,重构了民主主体叙事。在历史维度上,中国民主叙事中“人民”的概念伴随不同时期政治任务的差异在内涵上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内涵随社会主义改造而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扩展到“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sup>[11]</sup>。这种动态调整使民主主体叙事始终保持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在社会维度上,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多层次制度嵌套设计确保不同社会群体广泛实质参与民主管理与社会监督。不但涵盖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党委以及各种群团组织,尤其是新兴领域新阶层、新业态从业者代表如快递小哥、外卖员等比例的提升,以及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体制内民主”渠道的畅通,都体现了“人民”主体作用的高效发挥。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党的路线方针、国家的发展战略、政府的政策职能更好地契合人民的现实需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享民主发展果实。

主体叙事的创新还体现在对不同群体参与能力的系统性培育。西方民主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假定公民享有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和机会,通过普选制、言论自由等制度化设计构建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参与框架,却忽视了资本逻辑下公民实质参与能力是参差不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弥补了西式民主参与空洞的缺陷,通过建立制度化的能力提升机制,如组织人大代表进党校参加学习培训、搭建基层民主实训网络,财政上支持和数字技术赋能平台建设等多种方式,有效弥

补了形式权利与实质能力之间的鸿沟。针对特殊群体的差异化赋能也是主体叙事的重要创新。如专门设计“手语翻译参与”“盲文版项目说明”等无障碍参与方式,确保部分特殊人群有效行使民主权利。这些精细化的制度安排,使民主参与不再是抽象的权利宣言,而成为各类群体可感知、可运用的日常生活实践。

与西方竞争性民主主体关系简化为“多数—少数”的零和博弈,导致社会撕裂和共识危机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商的主体间性,创造了各参与主体共生共荣的民主生态。这种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7]501</sup>的深刻洞见。不同于西方议事规则的对抗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区域自治”与“民族共治”多层嵌套的民主协商机制,在保障国家统一的同时实现了各民族差异化的治理需求,其核心在于将制度化的协商能力建设贯穿于民族事务治理全过程,使自治权行使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而非分离机制。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党际协商既保证了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共识,又尊重了各政党建议的差异表达,实现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彰显我国民主制度的主体叙事创新。

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叙事创新,从根本上回答了“民主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通过将抽象的“人民”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差异化的、能力不断提升的民主实践主体,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主体包容”和“实质赋能”有机统一的飞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了彰显中国主体性的新智慧。

##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型塑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sup>[12]</sup>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话语,本质上是对这种多样性的珍视与弘扬,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整体性价值重塑和精细化日常生活改造,为型塑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一条民主实践新的可行路径。

### 1. 以系统性制度创新塑造非对抗性政治的新范式

在马克思眼中,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本质上是各个有产者集团争夺统治权的战场,西方竞争性民主就是在这种“对抗性”政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党轮替、权力制衡和多数决定原则是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诚然,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权力垄断和“独裁者”的出现,但是导致了推诿扯皮、决策迟滞、社会撕裂等治理困境。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创新话语,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原理运用于共识性治理实践的建构中,能够克服西方对抗性民主的固有缺陷。这种制度创新不仅验证了“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sup>[4]699</sup>的历史规律,更通过共识型治理机制的构建,开创了非对抗性政治的新范式,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替代性选择的叙事框架。

从国家层面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代表的顶层制度设计集中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sup>[13]</sup>在西方议会中,各个党派之间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中国的人大代表人员构成虽然同样来自不同界别,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都致力于寻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共同目标。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中就民生热点问题充分协商后形成提案,以此推动相关领域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废立和修订。

这种高效的政策转化机制,源自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嵌入式协商的设计,无论是立法过程还是监督环节,都贯穿了专家论证会、基层调研、网络征求意见等多途径吸纳民意,在求同存异中建立共识。

从地方层面看,基层治理中各种民主机制的建立健全都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创新。基层群众在农村通过村民委员会,在城市通过居民委员会,在企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预算、项目规划、城市建设等议题通过民主渠道都可以转化为民众可参与的协商过程。这种参与式模式打破了西方的“精英决策”的传统,使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提供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诸如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为不同社会群体对话提供了制度化途径,能够规避西方街头政治的对抗性,培育理性平和的政治文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以系统性制度创新实现了效率与民主的有机统一。通过将民主协商嵌入到决策的整个环节之中,为政策执行减少阻力、畅通完成提供了保障,通过多元主体的全过程参与,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使政策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都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同;通过共识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分歧,有效维护了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这种制度模式超越了西方“民主—效率”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为人类政治制度发展提供了新可能。

## 2. 以整体性价值重塑推动民本民主的当代建构

民主价值的实质内涵直接关系到文明形态精神品格的塑造。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的是个人权利本位,强调自由胜于平等、权利胜于责任。这种民主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个人解放,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疏离,到处散落的是“原子化”的个人,社会陷入公共利益式微的现代性困境。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民主思想,构建了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价值体系,实现了对西方个体主义民主的超越。

民本民主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现代民主理念相互融合的产物,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更广泛、更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sup>[14]</sup>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铭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sup>[2]9</sup>的政治哲理,将人民生命安全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将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全党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这一价值理念的充分彰显。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优先”的价值导向下,追求的是财产私有的自由,是资本增值的自由,是资本剥削人民的自由。这种差异深刻反映了两类民主价值观在“人民至上”和“资本为王”上存在的本质区别。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构了民主效能的评价体系。西方民主理论主要关注程序正当性,而中国则更强调治理结果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sup>[2]260</sup>,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sup>[15]</sup>。据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检验人民民主真实性的标准,以及“八个能否”这一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和有效的标准。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民主评价标准,打破了西方对民主概念阐释权的话语垄断,为全球民主发展进步提供了新参照。

民主的终极价值追求在于塑造一个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文明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民主思想与现代民主理念相结合,形成了超越西方权利个体本位的共同体伦理。这种共同体伦理强调把个人与集体、权利与责任、自由与秩

序有机统一起来,不仅重新定义了民主的精神品格,更通过“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sup>[2]426</sup>的文明多样性主张,为构建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推动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其深层意义在于:当民主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全链条实践时,它便升华为一种文明的精神标识,而不仅是政治的操作规程。

### 3. 以精细化日常生活改造推进民主生活的具象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性质和形式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安排,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化重构。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sup>[1]29</sup>,最深刻体现在能够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以经济民主化、基层自治、数字民主等机制为桥梁,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从政治领域逐渐渗透延伸至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等日常生活领域。通过“菜场议价权—社区规划权—环境监督权”的链条式赋权,使历史唯物主义“生活决定意识”命题获得当代验证,既遭遇吉登斯所言“生活政治”的个体化困境,更孕育着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革命”可能性——当民主从议会大厦渗入早餐餐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萌芽已在烟火气中抽枝。

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之上,使民主从政治领域向经济生活渗透,形成“经济民主化”趋势。在国有企业中,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决策,确保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权。在农村,集体经济成员权使村民能够通过民主议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直接影响居住条件改善。这一经济民主化进程,使民主从抽象政治权利转化为具体生活权益,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体现,通过重构基层权力结构,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在城中村改造中,“人大代表联络站”保障农民工住房权益,体现列宁“专政是多数人统治”的理论在空间正义领域的实践。在社区治理中,专家咨询团实践了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打破布尔迪厄所言“文化资本”的阶级区隔。这一过程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基层赋权,使民主从政治领域下沉至日常生活,实现“人民自己管理社会事务”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想。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通过协商民主、数字民主等实践,进行哈贝马斯式交往理性训练,消解封建宗法残余,改造传统社会惯习,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这一意识形态改造过程,使民主从一种政治制度内化为日常的社会行为规范。

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止是静态的制度,更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民主形态,其最终目标是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通过经济民主化、基层赋权、意识形态改造等机制,将民主精神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培育了积极参与、理性沟通、邻里互助、社区认同的现代生活风尚,使民主成为一种可感知、可践行的生活状态。

##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型塑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政治表达,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通过将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构想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全新的政治现代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更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层面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实现民主范式的新突破,从而以“中国风格”的叙事逻辑和“中国速度”的

实践效能绘就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图景。

### 1. 理论上重构民主政治的认识论基础

全过程人民话语的提出,本质上是一场深层次的认识论革新,实现了对西方民主范式的根本性超越。“在几百年的西方政治实践中,民主理念的现实化是通过程序定义实现的,选举程序取代了人民主权成为了民主的核心,以至于民主的制度无法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sup>[16]</sup>首先,在认识方法上以“实践哲学”为批判武器,解构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将复杂民主过程简单化为竞争性选举,从而摒弃了“选举仪式”的认知定式。民主得以从“某时某地的投票行为”升华为“贯穿治理全过程的政治实践”,推动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真正走向有机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一次深刻运用与创新。其次,在认识视角上超越个体主义方法论局限,确立了“人民整体”作为民主认知的主体范畴。这一视角转换意味着历史进程中民主从“个人权利的机械聚合”回归“人民集体意志的辩证聚合”,哲学层面“个体与整体”“权利与善”的二元对立困境得以消解,真正体现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7]501</sup>。其三,在认识标准上构建了“过程—结果”辩证统一的民主评价体系。这一体系把民主参与的规范性、广泛性与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以及人民对民主结果的满意度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认知评价标准,从而将民主从西方设定的、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程序神话”中解放出来,使民主回归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

### 2. 实践上开辟文明发展的替代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效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开辟了新的可能空间。一是在实践哲学层面撼动了“现代化=西方化”单一线性历史观的主导地位,创造了内生性发展的新范式。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被化”的过程,而是人民能动“化己”的创造性实践。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根源于其能否有效契合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条件并适时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验证了普遍性总是寓于特殊性当中,民主发展必须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为整个非西方世界提供了关于现代化走向的全新世界观和历史观。二是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多层次、全领域的民主实践体系。该体系以根本政治制度为顶层设计,以基本政治制度为主体框架,以具体民主机制为基础支撑,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功能耦合的制度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在时间、空间与主体维度上实现了全覆盖,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功能互补的治理矩阵。其根本成就,在于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从而为“人民当家作主”开辟了稳定而丰富的实现路径。三是在实践效能上创造了高质量民主的中国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协商机制,为有序政治吸纳、凝聚社会共识提供制度保障,从而成功破解西方“民主—治理”的二元对立困境,形成了一个“有效治理→高绩效合法性→政治稳定→民主深化→更有效治理”的自我强化循环。这一循环打破了西方理论中“民主化必然伴随动荡”的迷思,贡献了“通过深化民主来提升治理效能”的中国范本。

### 3. 价值上重塑人类文明的坐标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叙事通过深层次的价值论创新重构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坐标。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了从“资本逻辑”向“人民逻辑”的范式转换,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西方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从根本上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支配,这一逻辑将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开来,异化为孤立的原子化个体和可计算的生产要素。“即使在当今的资本主

义世界,民主社会主义亦扮演着为其经济制度辩护的功能。”<sup>[17]</sup>全过程人民民主则确立了“人民逻辑”,其价值本体是现实的、具体的、在社会关系中实践着的“人民”,从而使民主政治重新回归“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命题,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上回答了对“人的异化”问题的价值追问。二是在价值结构上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和弹性的、多元统一的框架。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和合”哲学传统,其方法论精髓在于“执两用中”的实践智慧,尤其通过制度化的协商与调适,能够有效规避西方价值理论中“诸神之争”的问题,避免在个体与集体、效率与公平、传统与现代等议题中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困境,从而为全球化时代的价值整合提供了新思路。三是在价值实现上创造了价值与实践相统一的新模式,打通了“应然价值”向“实然福祉”的转化通道。西方民主的弊病之一在于脱离实践,炮制各种悬而不决的抽象口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叙事创新之一就在于构建了一套将核心价值程序化、机制化的实践体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在制度化通道中全方位嵌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最终转化为全覆盖人民群众生活各领域的可感知的获得。这种价值实现方式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探索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启示。

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在于它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性创新,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民主新范式。这一创新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和实践成效上,更体现在它对民主本质的深刻把握和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独到理解。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当下,这种立足文明多样性、追求实质民主的文明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照。

#### 四、结语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将“竞争性选举”确立为民主的黄金标准,通过学术话语、媒体传播和国际评估等渠道,将这一叙事全球化,形成了所谓的“自由民主文明”范式。这种叙事建构使选举民主成为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尺,遮蔽了民主价值的其他实现可能。与此相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替代性叙事框架”,在认知层面重构民主的时间维度,将民主从瞬间性选举事件拓展为持续性治理实践;在制度层面突破政治领域的局限性,建立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民主参与渠道;在价值层面超越个体权利本位,构建集体共识与公共善的民主伦理。这种叙事转型不仅是对西方民主话语的批判性回应,更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积极贡献。展望未来,人类政治文明将走向更加多元、包容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不同民主模式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对话,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吸收他者长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种立足本土、胸怀天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叙事,或许正是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希望之光。

####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列宁. 列宁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张璁,巨云鹏. 让人民当家作主,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N]. 人民日报,2022-6-25(3).
- [6]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41.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2.
- [1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5.
- [1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5.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395.
- [13]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
- [1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671.
- [1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7-22(1).
- [16] 杨妍.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基于民主理念的实质性路径[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2(05):5-12.
- [17] 刘明明.唯物史观视域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文化上层建筑的内在逻辑[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1(04):22-33.

(责任编辑:闫卫平)

## Research on the Shaping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YANG Jian-xin, HUANG Xiao-mei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Jiangsu 21200)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discourse on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signifies a fundamental transcendence over the Western "electoral centrism" meta-narrative, embodying a narrative revolution and paradigmatic re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al significance. It achieves a transformation in temporal narrative from instantaneous elections to whole-process governance, a comprehensive coverage in spatial narrative from the political sphere to the realm of daily life, and a qualitative shift in subject narrative from individual voters back to the primacy of the people. The new Chinese narrative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shapes a new paradigm of non-antagonistic politics through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dvances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people-oriented democracy by reshaping holistic values, and promotes the concretization of democratic life through refined daily life reforms. This not only breaks the discursive hegemony of Western democracy but also, with "sustainability, comprehens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as its core, contributes a verifiable Chinese solution to huma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broadening the possible pathways for divers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under modernity.

**Key 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mocratic narrative